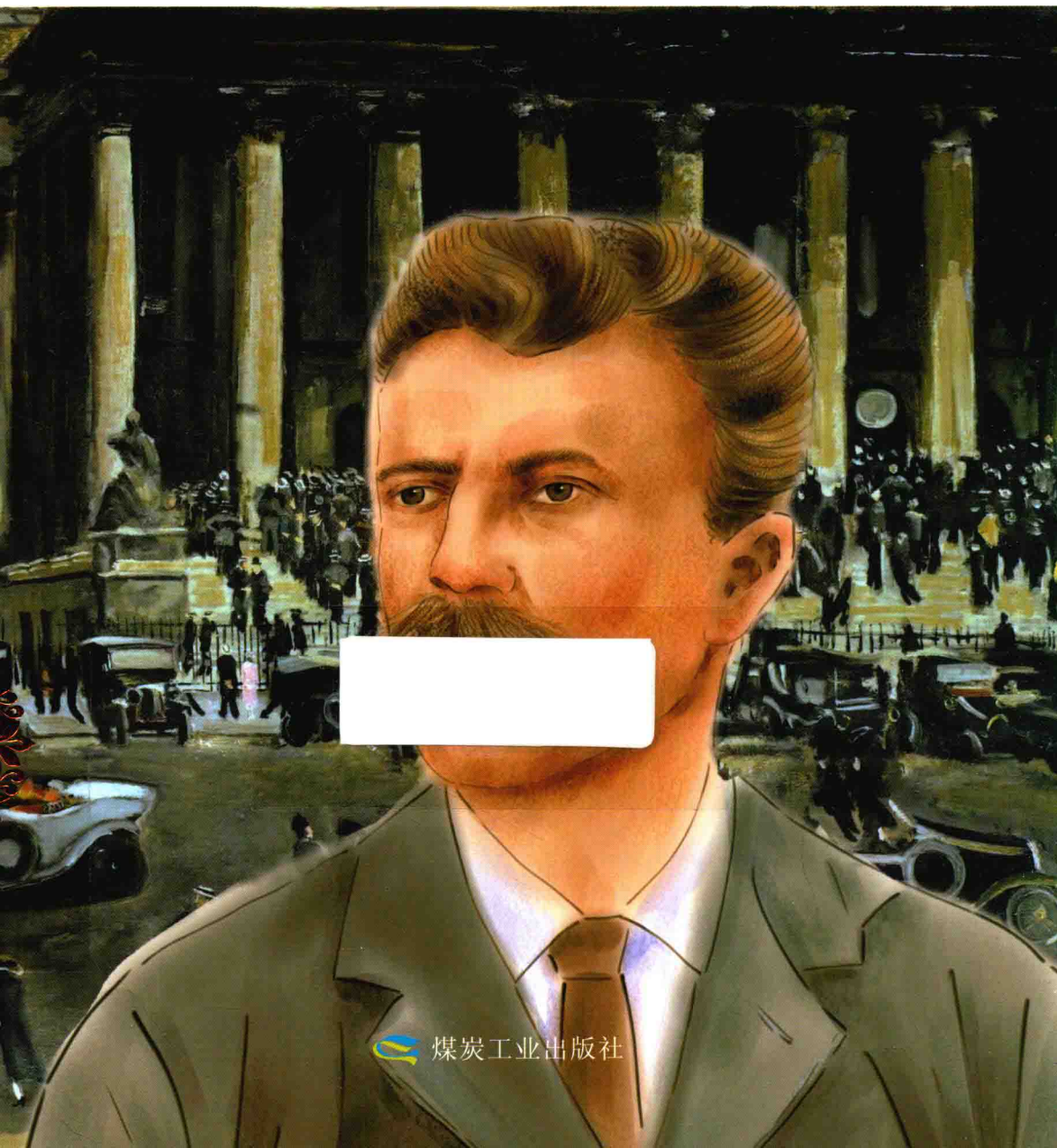




莫泊桑小说集

The stories of Maupassant

—— [法] 莫泊桑◎著 李妍妮◎译 ——



 煤炭工业出版社



莫泊桑小说集

The stories of Maupassant

—— [法]莫泊桑◎著 贾旭超◎译 ——

煤炭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泊桑小说集 / (法) 莫泊桑著; 李妍妮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020 - 5082 - 5

I. ①莫… II. ①莫… ②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5397 号

莫泊桑小说集

著 者 (法) 莫泊桑

译 者 李妍妮

责任编辑 马明仁

封面设计 左小文

封面插画 严文胜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¹/₁₆ 印张 17 字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7933

定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4657880

目 录

墓碑	1
幸福	7
晚会	12
复仇者	20
等待	25
招认	29
族间仇杀	34
商品	37
在一个死者身边	40
两个朋友	44
真的故事	49
皮埃洛	53
月光	57
蜚蜚小姐	61
衣橱	71
项链	76
港口	83
蛮子大妈	91
俘虏	97
旅途上	107
一名女佣的故事	113
米龙老爹	128
一场决斗	133
保护人	137
勋章到手了	141
雨伞	145

一场政变	152
散步	159
珠宝	163
一个诺曼底人	169
在树林里	173
懊恼	178
戴家楼妓馆	183
床边协定	204
我的叔叔于勒	209
小酒桶	216
贝洛姆老板的虫子	221
老人	228
骑马	234
偷窃犯	240
图瓦纳	244
残疾人	252
小步舞	257
狼	261

墓碑

这时候，那五位朋友基本上都已经吃完晚饭了，他们五人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并且还都是老成而富有，他们其中的三位已经结婚，只有那二人到现在还是单身。他们几乎每月都要聚聚，感怀年轻时候的往事，吃完饭之后又接着畅叙，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钟。他们一直都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喜欢彼此交往，或许他们都感觉这样在一起真的是自己人生中最美妙的夜晚了。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是无所不谈，并且凡是巴黎人关心的，或者喜欢的事，他们都会谈论。其实也就和其他大多数沙龙一样，他们谈的话题基本上就是把上午各种报上看到的再抄一遍。

在这五人中最达观开豁的是约瑟夫·德·巴尔东，他目前还是单身，他的生活最地道，却又是最荒唐的巴黎生活。他这个人其实并不放荡，也不堕落，有的只是好奇，他整天都乐悠悠的，还是一个年轻人，因为他才刚到40岁。从最广泛最宽容的含义上讲，他可以说是上流社会人士，他聪明颖慧，但却没有深谋远虑；他什么都知道，可是却谈不上是什么博学多才。他这个人很心思灵巧，却又浅尝辄止。他基本上可以从他的观察、经历，还有他所见所遇所发现的各种事情中，提炼出诙谐而又富有哲理的趣闻以及种种幽默的见解，从而成为满城皆知的才子。

和朋友一起吃饭时，他总是侃侃而谈。每次他都有许多故事要说，人家也希望他说。用不着别人邀请，他自己就会说起来。

你会看见他独自在那儿抽着烟，把臂肘搁在桌上，盘子前还放着半杯香槟美酒，沉浸在经热咖啡一熏就会更显馥郁的烟草芳香中，那感觉真是其乐融融，就像是待在自己家中一样非常自在悠闲，就好像是有些人会在某种场合、某种时刻感觉到就在自己家中一样，又好像是那种很虔诚的信徒到了礼堂一样，却又仿佛那金鱼在鱼缸里一样逍遥。他会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说：“就在前不久，我碰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其他几位全部一起说道：“请开始讲吧。”然后他便开始了：

我还是听你们的安排吧。我想，在座的各位肯定知道我是经常在巴黎逛，就好像是那些喜欢小玩意儿的人喜欢看那橱窗搜寻一样。但是，我观看的是天下万物和芸芸众生，还有，就是一切过往的人和一切正在眼前发生的事。

我现在要说的事，大概发生在9月，这一天天高气爽，下午，我从家里

出来，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其实这样的事情大家都有过，并且在自己的心中还会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欲望，想去拜访某个花枝招展的女人，然后就会从那些认识的人中找，并且还会一直都思量着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进行比较，你一定要琢磨她们能勾起你多大兴趣，又能让你觉得有多大魅力，再看当天具有什么样的吸引力，最后作出决断。可是遇到风和日丽的天气，你往往也是懒得去拜访任何女人。

记得那一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温暖和畅。我点燃一支烟，浑浑噩噩地来到城外林荫大道。开始信步游荡，突然心中冒出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不这样一直走下去到蒙马特尔公墓去看看？

我很喜欢去墓地溜达，到那儿之后，我还能休息一下，生出几分幽思。我这时候需要的正是这种情感。又或者，那边还有我的几位好友，恐怕这一辈子，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他们了，所以本人依旧会时不时地过去看看。

在这蒙马特尔墓地我还有一段肝肠寸断的故事，那是一位情人，并且她对我一往情深，让我一直都紧记在心，于是一想起这娇小女子我便开始缠绵悱恻，而且会无比惋惜……说实话，真是伤感万端……然后呢，我就会去她墓地怀念起伏……可是这时候她已经凋谢。

而且，我之所以爱去墓地，是因为这是诡谲之城，这其中的人难以计数。各位好好想一下吧，在这小小的一块地上到底有多少死者？一代又一代的巴黎人在此住下，天荒地老长眠地下，就这样一直幽囚于狭窄的墓穴之中，而且还是被禁锢于小小的洞穴之中，但是那些活着的人却占据了那么多的地方，吵吵嚷嚷，几乎全部都是昏庸无知之徒。

另外，那些墓地中还有很多小陵墓，几乎是和博物馆的收藏有一样的意义。卡芬雅克的墓——其实我根本没有做过比较，但我一看就想起让·古戎的杰作，也就是长眠鲁昂大教堂地下礼拜堂内的路易·德·布雷泽的肖像。在座的各位，几乎全都号称现代派和现实主义艺术，都出自这里。路易·德·布雷泽的身像惟妙惟肖，让人感觉到可怕，恐怖，而且那些真是人垂死抽搐之际一堆已经不能动弹的血肉，但今天在坟墓上粗制滥造的那些雕像却不是这样的，有的只是一副受尽折磨的痛苦模样。

在蒙马特尔公墓还可以看到博丹气势磅礴的陵墓，以及戈蒂耶墓和米尔热墓，一天我看到那儿摆了一个用黄色灰毛菊扎的孤零零的花圈，也不知道是谁摆的。会不会是最近来过的那位穿灰色粗布衣服的老太太，也就是在这附近看门的那个女人？这儿就是米勒的一尊俊俏的塑像，但是他的四周到处是一片残败脏乱，那个塑像这时候很破旧，而且到处也都已破破烂烂。噢！米尔热，为青春歌唱吧！

在要迈步进入蒙马特尔墓地的时候，我忽然就感到一阵悲伤，实际上这样一种悲伤也不是很让人难受的，在你身体好端端的时候，你还会在心中想：“这地方真是非常不错，不过还不是我来的时候……”

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你就能感到人有生老病死，秋意萧瑟，那种暖洋洋的潮气中还会溢出枯叶的清香，这个时候，那天上的太阳也已变得孱弱、疲惫和乏力，还是会感到非常地寂寂索寞，万物最终都泯灭，所以诗意不禁油然而起。

我就这样迈着小步缓缓在墓群之间的小道上走着，这里邻而不毗，并且还不会互相接触的，同时也不会读什么报纸。我就这样自己一个人开始读起墓志来，噢，这真的可以说是这个人世上最有趣的事了。梅亚克也好，拉比什也好，他们几乎从没有像这些墓碑上滑稽的散文那样，可以让我忍俊不禁。在这些大理石板上和十字架上，那个死者亲属还是会诉说他们的惋惜之情，也会祝愿死者在一世界能够得到幸福，同时又希望能与其重逢再相见，这都是何等的好书，远在保罗·德·科克写的书之上，只是那些话都是吹的！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特别的地方，喜欢墓地中那块已经完全荒芜的角落，看上去一片冷清，到处长满了高大的紫杉和柏树，这里全是古代死者的陵墓，其实不用多少时间就可以成为一片新墓地，并且还会把那些从死人遗体中吸取养料的一棵棵绿树砍掉，就这样再一排又一排地葬入新的死者，然后就会铺上一块又一块扁得像饼一样的大理石板。

我在那儿开始了一阵闲逛，感觉自己的身心一下子变得非常轻松，我知道我马上就会感到心烦了，我该去女友的长眠之榻凭吊追思。走到她墓边的时候，我黯然神伤。那个可怜的恋人，她那么温柔，那么白皙，那么清新又那么多情，而现在……如果把墓打开……

我扶着铁栅栏，轻声诉说自己心中的哀愁，可是这个时候，她不一定能听到。我就要离开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看到旁边墓前跪着一个全身黑色重孝打扮的女子。她戴的黑面纱已经被撩起，我一眼看见一头漂亮的金发，而且她还留着很长的头发，从中缝向两边分开，两鬓紧紧贴在脸上，晚霞下只见她黑色孝服素裹，而头发却熠熠生辉。我就忍不住这样的驻足站下。我想她已经痛不欲生。这个时候，我看见她的双手捂着眼睛，看起来就像一尊沉思的塑像，马上就能肠断魂销，那被掩住的双目就这样一直都是紧紧闭合，海水在冥冥中数着念珠，这样的悲戚伤逝，这个时候，她像是也已弃世去追怀另一死者。没过一会儿，我忽然猜想她会悲咽啜泣，那是因为我看到她后背一直都不停地颤抖着，那感觉就像是风吹杨柳簌簌飘舞。刚开始的时候，她还是轻声抽泣，可是到了后来，她就开始声泪俱下，而且颈部和肩膀也都

跟着抽动起来。这个时候，她一下子睁开双眼，眼中噙满了泪水，但是非常地娇烧俏丽，她像是一个疯子一般环视四周，就像是噩梦初醒一样。她见我正在看她，显得满面羞惭，她的双手马上把整个脸捂了起来。这时她就呜呜咽咽地抽搭起来，头慢慢向大理石墓碑垂下。她把前额贴在墓碑上，她的面纱在她头上轻轻飘起，在她哀悼的坟茔皓皓白角上落下，就像是一件孝服。我听得她一声唏嘘，接着便栽倒下来，脸贴在石板上，一动不动地躺着，已经失去知觉。

接下来我很着急地朝她走去，用双手拍她，用嘴轻轻吹她眼皮，并且一边读边上那块字不多的墓志铭：“此处长眠路易泰奥多尔·卡雷尔，海军陆战队上尉，阵亡于东京湾。为他祈祷。”阵亡不过发生在几个月前，当时我也非常伤心，扑簌泪下，对她我同样地细心照料。最后，我的努力终于没有浪费，她醒过来了，我那时的神态忧心忡忡，其实我真的不坏，其实我还没有到40岁，这时候从她投来的第一缕眼光我就可以看出，事实上她是一个懂礼貌、感恩的人。她也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又一次泪如雨下的时候，她的胸膛开始抽搭着，断断续续地讲了她的身世，讲了那军官阵亡东京湾的遭遇，当时他们结婚才一年，他们是恋爱结婚，因为她父母双亡，她的嫁妆仅够法定数目。

我开始安慰她，并且让她振作起来，我扶她起来，搀着她，对她说：

“这儿并不是适合长久待着的地方，走吧。”

她却一直嗫嚅道：

“我连路都走不动了。”

“我搀着您走。”

“谢谢，先生，您真是太好了。您来这儿也是凭吊什么人吧？”

“是的，夫人。”

“是位女士？”

“是的，夫人。”

“是一位尊夫人吧？”

“是位女友。”

“爱一位女友就像爱妻子一样，看起来感情没有法律一说。”

“是这样，夫人。”

然后我们一起离开那儿，她偻着我，之后，从墓地出来的路上我几乎是架着她走的。等到我们走出墓地的时候，她看起来已经柔弱无力，所以只是喃喃说道：

“我真的感到快支撑不住了。”

“要不要我们去什么地方吃点儿东西？”

“好吧，先生。”

然后我看到一家餐馆，像这种餐馆基本上都是死者的亲友过来大吃一顿，而且还是个庆贺祭奠完毕的好地方。我请她喝了一杯热茶，她感觉自己好像振作起来了。她的嘴角上影影绰绰还掠过一丝微笑，于是她就开始给我讲起她自己来。听起来非常地凄惨，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在家中日夜形单影只，身边没有任何人听她倾吐衷情，畅叙信念，促膝谈心。

她的神情就很悲伤，就连她说出来的话也非常的情真意切，我听了之后，感触甚深。她年正青春，才二十上下。然后我对她说了几句恭维的话，她听了表现得落落大方，并未假作清高。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建议叫辆出租车送她回家，她满口答应了。上了马车我们身靠身肩挨肩地坐在一起，两人身上的热气透过衣衫交融到一起，人世上撩拨心扉的莫过于此。等那辆马车到了她家楼门口停下来时，她很柔声说道：“我家住在五楼，可是，我自己确实没有力气一个人爬这楼梯。而您对我是真好，那么你可不可以扶我上楼回家？”

听到这话之后，我急忙答应。她还在气喘吁吁地慢慢上楼，到了她家门前，她又说道：

“请进去稍坐片刻，我一定要好好地感谢你。”

然后我就走进了屋里，这没有什么说的。

屋里非常简朴，可以说是有点四壁萧然的样子，不过收拾得简洁而整齐。

我们在一张不是很大的长沙发上肩靠肩坐下，她又一次对我说如何孤寂。

她拉响绳铃喊女仆给我端一杯饮料，可是到了最后那个女仆也没有出现。我就忍不住地感到高兴，我心想这女仆大概会到明天早上才来，其实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钟点工。

她已经摘掉了帽子，看起来非常柔情绰约，而且一双明媚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看，看着那双眼睛晶莹发亮，凝神专注，我马上就产生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欲望，最后还是屈服了。我一把搂住她，她一下子就垂下眼帘，我贴在上面吻……吻了又吻……吻了又吻……一次又一次，不知道吻了多少次。

她挣扎着想把我推开，一个劲儿地说：

“行了……行了……行了。”

她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相似的时刻，“行了”至少有两层意思。为了不让她再说话，我吻完她的眼睛然后吻嘴，要是按我的意思给这“行了”作定论。她是并没有怎么反抗的，当我们如此玷辱牺牲于东京湾的上尉之后，相互对望了一眼，我看见她柔心弱骨，脉脉含情，百依百顺的模样，

一下子就安心了。

我还是会忍不住很潇洒雅致地献起殷情，看起来既热情飘逸，又额手称庆。就这样大约又叙谈了一个钟头，我问她：

“您是在什么地方吃饭呢？”

“我是在附近的一家小餐馆。”

“就你一个人吗？”

“嗯，是的。”

“那么你能和我一起吃饭吗？”

“去哪儿呢？”

“去林荫大道找一家好的餐馆。”

她开始的时候有点犹豫不决，我再三请她，她就同意了，另外还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我实在太……苦闷了。”接着她又说：“我这次得换一条颜色浅一点儿的连衣裙。”

然后进了她的卧室。

这时候她还是一身半孝服从卧室出来，看起来小巧玲珑，秀雅妩媚，上下一身灰色打扮，非常简单素净，显然这身打扮一半像是去墓地凭吊，一半像是进城走走。

晚饭的气氛也是非常温馨，她喝了香槟，精神振作了起来，生气勃勃，我送她回家。

就这样，这份在墓地结下的私情存在了差不多三个星期，可是什么好事都有腻的时候，尤其是女人，到了最后我还是借口有事非去外地不可把她甩了。我走的时候落落大方，她也一再向我表示感谢，并且还要我答应，甚至要我起誓，回来后再去找她，她好像真的有点舍不得我了。

之后我又去别的地方追逐情和爱，过了有一个多月，即使曾想再去会会这位情意绵绵的小寡妇，可是最后却未到一定要去的程度，但是在我心里却不能忘了她……我就这样一直思量她，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心中萦绕，就像是一个不解之谜，又或者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什么问题，又像是那种绞尽脑汁也解不开的怪问题。

有一天，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想起去蒙马特尔公墓那边找到她，然后我就去那儿找。

我在墓地转了很长时间，在那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在墓地常见的那类人，也就是尚未把死者忘记的那些活着的人。还有就是那些阵亡于东京湾那位上尉的墓上不见哭丧女，也不见鲜花或者花圈。

就在我在这幽冥都会的另一街区游荡的时候，突然看见一条狭窄的布满

十字架的路的尽头走来一对男女，他们几乎是全身上下一身重孝。噢，那真是太匪夷所思！等他们走近的时候，我一眼认出了她。活生生的她。

这个时候她也看见了我，她的脸马上就涨得通红。在我贴面从她身边擦过的时候，她悄悄给我打了一个手势，同时向我使了一个转瞬即逝的眼神，其实她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要假装不认识我。”也可能是说：“亲爱的，以后再来看我。”

那男子看起来很是体面，英俊挺拔，而且一表人才，佩戴荣誉勋位勋章，五十上下的年纪。

他就这样搀着她，就和我搀着她从公墓出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等我走开的时候，感到非常震惊，忍不住问自己刚才看到的这位坟茔女猎手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灵性？难道真的只是个普通女子，一个开了窍的妓女，知道一些男人悲切忧伤，他们的心中还是会难以忘怀某个女人，或者是妻子，又或者是情妇，就这样一直都在梦魂萦绕恋着死者的恩恩爱爱，所以要专门到墓地去猎获他们？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呢，也就仅此一人？还是大有人在？难道这也是一种行当？难道真把墓地当成大街拉客了吗？这可是墓碑呀！难道仅她一人从一种高深的哲学想到如此绝妙的主意，看到墓地能使往日情爱如见如闻，于是专门利用这种怀恋？

我很想知道那一天她又是谁的遗孀。

幸 福

正好是喝茶时间，还没有点燃灯。那座别墅面朝着大海。还有那快要落山的太阳在经过它的时候，会留下一片涂着金粉样的玫瑰色的天空。地中海这时候没有一点儿波纹，非常光滑，在奄奄一息的日光下依然闪着光芒，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巨大的、非常光滑的金属盘子一样。

右边的远方，纵横交错的山峰在苍白的红色背影上勾画它们黑色的轮廓。

人们这个时候就说起爱情，这个一直都被争论着古老的主题，而且还在重述那些以前已经有人常常说过的东西。黄昏淡淡的伤感使言语变得柔和，还会让人们在心中浮起一阵感动。“爱情”这个词会一直出现，时而由轻柔女性的声音传过去，时而被男人强有力的声音说过来，就好像充满了这个小客厅，像小鸟一样飞来飞去，像灵魂一样在那里游荡。

人们能够一直爱许多年吗？

“能!”一些人坚持地说。

“不能!”还有另一些人肯定地说。

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就会建立一条界线，还会援引例子。男人和女人，都充满了突如其来而又使人窘迫不安的回忆，他们是不可以引述的，但是却欲言又止。大家看起来非常激动，怀着深深的感动和热烈的兴趣一直谈论着这个既平常又至高无上的东西，这两个生命间的神秘、温情、和谐。

忽然有一个望着远方的人喊道：

“噢!你们快点看那个方向啊，那是什么?”

大家都看到在地平线上，从海中升起灰色的，巨大而又模糊不清的一团东西。

女人们看着就会忽然站起身，很不理解地望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她们所未见的东西。

有个人说：

“其实，这是科西嘉岛!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出现，人们可以像这样一年看见它二三次，那儿的空气绝对洁净，不过总是有远方笼罩住的水蒸气把它掩藏起来。”

人们这个时候模模糊糊地分辨着岛上的山脊，还会认为看见了山顶的积雪。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感到惊奇、不安，被一个突然出现的世界，被这个从海中出来的幽灵吓坏了。大概也会存在像哥伦布一样，出海穿过尚未开发的大洋的人看到和这一样奇怪的景象。

就在这时候，有位老先生，就是刚才一直没有说话，现在说道：

“你们瞧，其实我是见过这座岛的，现在它出现在我们面前，像是它自己要回答我们问过的问题。这种情况就会让我回想起一件奇特的经历。而且我知道一个令人羡慕的例子，也就是那种可以持续的爱情，并且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幸福爱情的例子。”

五年前，我在科西嘉岛有过一次旅行。这个荒凉的岛屿比美洲离我们更远，更不被人知道，尽管有时会像今天那样能从法国海岸看到它。

这个时候，您就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同样是一个非常混沌的世界，同样是被那些流着湍湍洪水的狭窄山谷分开的大山中的暴风雨。事实上不存在平原，有的是那些花岗岩的海洋、高大的松林、栗木林和由灌木丛覆盖的非常大的起伏的土地。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一片处女地，也就是那些未耕作的荒凉土地。有时候有人看到一个村庄，就像山顶上的一堆石头。事实上是没有一点的耕作、工业和艺术。人们呢，也几乎都没见过一片雕刻过的石头，加工过的木材，品位简单的纪念物或者祖先们对美丽优雅东西的琢磨。

这个美妙又艰苦的地方给人印象深刻，其实还是对人们称之为艺术的迷人形状的研究继承的无动于衷。

意大利的每座宫殿都充满了艺术品，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艺术品。在这个地方，那些大理石、金属木料、青铜、铁，还有那些宝石，就足以证明了人类的智慧。古老房屋里最小的旧物品都表现出对这种神圣的担心。意大利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算是一个非常受人爱戴的神圣的国度，原因就是她为我们表现和证明了创造智慧的努力、伟大、有力和胜利。

可是就在她对面，那些荒蛮的科西嘉岛仍然处于它原始的状态。在那些非常粗陋的房屋中生活的人，对所有不能达到他生存本身或者家庭争吵的事物是一点儿都不关心的。他们仍然拥有未开化种族的缺点和优点，他们非常的粗鲁，并且很爱记仇，就是那种无意识的残暴，可是他们也好客、慷慨、忠诚、天真，并且还会向过路人敞开家门，哪怕是一点点友好的表示也奉献出他们忠诚的友谊。

我记得当时我穿越这个无比美丽的小岛到处游玩，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我觉得我几乎到了世界的尽头。在那里是不存在什么客栈，而且还没有酒馆，没有路，并且人们只能通过一些羊肠小道才能抵达挂在山腰上的小村庄。从这些山峰往下看有曲曲弯弯的山涧。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还会听见那急流深沉的语言，那一直都不会停止的声音还是会不断地从深涧中升起。当你去敲居民的门请求避避夜晚时，他们给你直到第二天所需的生活品，坐在简陋的桌前吃饭，在简陋的屋子里睡觉。等到了早晨的时候，你握一握主人伸出的手，他会一直把你送到村边。

那是在一天晚上，我大约走了十个小时，我来到小山谷深处的一个孤立的小房舍前，我还记得这个小山谷在一法里远的地方，并且是和大海相连的。那两边陡峭的山坡基本上都覆盖着灌木丛，还有那些坍塌的岩石以及那些巨大的树木，就好像两道阴沉的长墙，把这个凄惨的山涧封在了里面。

在茅屋的周围，有几棵葡萄树，以及一个小花园，稍微有些远的地方，还种着几棵高大的栗树。生活用品，对这个贫穷的地方而言，终究是一笔财富。

我记得接待我的女人，年纪很大，看起来非常严肃、干干净净。那个男人坐在一张草椅上，站起身和我打招呼，然后又坐下去，一句话也不说。他的伴侣对我说：

“还要请您原谅他，他已经82岁了，现在耳朵聋了。”

她和我说话的时候，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我很惊讶。

我问她说：

“您是科西嘉人吗？”

她回答说：

“不！其实我们来自于大陆。差不多在这里住有 50 年的时间了。”

每次想到在这个距离人们生活的城市很远、非常阴沉的地方生活了 50 年，我就感到很焦虑和恐惧。一位老牧羊人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吃晚饭，可是晚饭只有一道菜，是一道浓汤，土豆、肥肉和白菜放在一块儿煮。

我们很快就结束了这样一个简短的晚饭，之后我坐在门前，看着那阴沉天气，产生忧郁，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心发紧，并且是在某些偏僻的地方，某些悲伤的晚上，在外旅行的人感受的忧伤这个时候就包围着我，那感觉就好像我的生命还有整个世界都将要完结一样。忽然你就能够看到生活的悲惨，而且是离群索居孤零零的。一切的虚无和一直到死都只有靠梦想哄骗，来抚慰心中那黑色的孤独。

那位老妇人在一直存在于最屈从的灵魂深处的好奇心的折磨下，来到我面前。

“这么说，您来自于法国吗？”她说。

“是的，其实我旅行就是为了消遣。”

“那您可能来自巴黎？”

“不，我从南锡来。”

一阵强烈的激动让她感觉心神不安。我是怎么看到的，又或者不如说感觉到这一点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她用很缓慢的声音重复道：

“您是从南锡来的？”

这个时候那个男的就出现在门口，和那些耳聋的人一样面无表情。

她又说道：

“没什么关系，他是不会听见的。”

之后，过了几秒钟，她说：

“那么，您认识一些南锡上流社会的人吗？”

“是的，我基本上认识所有的人。”

“那圣·阿莱兹家呢？”

“我认识，并且还很熟悉，他们是我父亲的朋友。”

“那您的名字是什么？”

我对他说了我的名字。她一直就盯着我看，然后用一种唤起记忆的低声说道：

“对，对，当时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么，布里斯马尔一家呢，他们怎么样了？”

“她们都去世了。”

“啊！西尔蒙家呢？那您认识他们吗？”

“嗯，我认识。而且他们家最后一个人是将军。”

听到了这话之后，她全身都在颤抖，她非常激动、焦虑。不知道是什么感情，模糊、强烈而神圣，也不清楚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需要，这要让她承认，说出一切，谈论那些迄今为止一直埋藏在心底的东西，而且还谈论使她心灵动荡不安的人们的名字。她说：

“是的，亨利·德·西尔蒙，我当然知道。他是我兄弟。”

我抬起头望着她，感到非常惊讶。后来，我一下子想起来了。

从前在洛林的贵族中发生过一件大丑闻。一位年轻的少女，很漂亮、富有，叫苏珊娜·德·西尔蒙，没过多久就被她父亲指挥下的龙骑兵团的一名副官给抢走了。

他是一位非常英俊的小伙子，但却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蓝军服对他很合适。这位军人就去勾引那位上校的女儿。她可能就是在部队检阅时看见了他，便注意到他并且到最后还爱上了他。可是，她到底是怎样同他讲上话的，他们又怎样能够相见、相爱的呢？她怎样敢让他懂得她爱他呢？关于这些，没有人知道。

人们几乎没有任何预感。就在一天晚上，这个军人服完兵役，就和她一起不见了。人们开始一直都在寻找他们，可是到了最后却还是没有找到。以后人们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有的人还以为她已经死了。

但是，我却在这个阴森可怕的山谷里看到了她。

于是，这回就到了我开始重提话头：

“是的，我想起来了，您是苏珊娜小姐。”

她听到了这句话，连连点点头说“是”，接着眼泪就滴落下来。她用目光向我指了指那个在茅屋门槛上一直都很安静地坐在那儿一动都不动的老人，对我说道：

“就是他。”

我能明白她一直都爱着他，一直用那种被迷惑的眼光看着他。

我询问道：

“您以前幸福过吗？”

她用一种从心底发出的声音回答说：

“噢！是的，我现在真的很幸福。因为他使我非常幸福。我从来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就这样一直看着她，我感到非常悲伤，同时为爱情的力量感到非常吃惊！

这个富有的姑娘一直都跟着这个男人，就是因为这个农民，也变成了农民。她让自己的生活没有奢华，没有任何形式，没有魅力。她让自己屈从他那些简朴的习惯，而且她一直爱着他。就这样，她成了一个穿粗布裙、戴便帽的庄稼汉的妻子。她坐草椅，在木桌边用陶质的盘子吃水煮白菜、土豆和肥肉，在他身旁的草褥上睡觉。

她以前从不想什么别的东西，心里只想着他！放弃那些项链、衣料、高雅柔软的椅子、裹着墙饰的温暖的香气四溢的房间、惬意柔和的鸭绒被，对于这些，她从来都不会后悔。除他以外，她从来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只要他在那里，她就什么也不想要。

她年轻的时候，就抛弃了生活和社会以及养育她、爱她的人们。她独自一人和他来到这个荒蛮的山谷。他对她来说就是一切，而且是那种人们梦想的一切、不断等待的一切、无限希望的一切，想要的一切。他使她的生命自始至终充满了幸福。

她没有比现在更幸福的时刻了。

整个夜晚她都一直躺在简陋的床上，听着跟他走得那么远的女人的老兵那嘶哑的呼吸声，我呢，这个时候也在想着这个奇特而简单的奇遇，思考着这用如此少的东西筑成的如此充实的幸福。

天亮了，我握握这对老夫妻的手，便离开了。

讲故事的人这时候就不说话了。一位妇女说：

“其实都一样。她的理想真是很容易满足，她的需要太原始，要求也太简单。她是个蠢女人。”

这时候，另一位女士用缓慢的声音说道：

“这有什么关系！她起码还是很幸福的。”

在远处的地平线上，科西嘉岛立马陷入黑暗，然后便慢慢沉进大海，抹去了它那巨大的影子。它的出现就像是亲自讲述它在海岸的庇护下的这对微不足道的情人的故事。

晚 会

萨瓦尔先生实际上是凡尔农的公证人，他非常喜欢音乐。他很年轻，但是却已经秃了顶，他非常认真地刮胡子。他看起来有点胖，却显得很自然。他没有戴老式眼镜，相反，他戴着一副金夹鼻眼镜。其实他还是很活跃，很